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徐慧仙

徐慧仙，名敏，小字聰姑，篤湖人。生於滬上。父故諸生，有名庠序間。亂後棄儒習賈，頗有所獲。亂既平，挈眷言旋，前時亭榭，已付劫灰，乃就舊址，出資營構新築。堂室庖，位置咸宜。屋後頗有小園，花木清綺，泉石幽靜。園之左偏為女房，臨窗有葡萄一架，花時紅紫芳馥，繁英密蕊，霏霏滿几榻。女頗識字知書。年已及笄，猶待字焉。韶光澹沱，春日暄妍，未免有懷，無可消遣，輒弄筆墨，寄之於吟詠。一日，有中表兄梅儷至，入園遊覽，於池畔拾得一紙，展視之，乃七絕一首，云：

兩字相思寫不成，愁人心事未分明。

此心捲入芭蕉裡，一夜窗前聽雨聲。

後題「雙峰仙史橫山下有心人作」。細玩筆跡，娟媚異常，知出自慧仙手無疑。素聞慧仙能詩，而又羨其貌美，心為之動。於是信足所至，負手行吟。偶循曲逕，竟入女房。女方背倚闌干，俯首刺繡。生近睹其螭蟻粉頸，白若截肪，愈生憐愛。因曰：「春色如此，何不散步園中，乃猶苦壓金線乃爾？」女見生立窗外，急起迎曰：「兄何時來此，何妹竟未之見也？」生曰：「妹非千眼觀音，安能背後見人？即使臨去秋波一轉，亦豈能普照大千世界哉？」女笑曰：「兄才記得《西廂》一二句，便來奚落阿妹。兄來甚佳，妹近日正擬繡字，兄有新詩，請題其上；但須作楷書，不至妹費目力。」生為題二絕，其一云：

一幅輕綃萬種思，閒窗偷展怕人知。

鴛鴦繡到雙飛處，正是停針不語時。

其二云：

午夜誰家弄玉笙，無端根觸去年情。

詩筒欲寄何從寄，兩字相思寫不成！

女覽結句，色頓變，默不一語，久之，強笑曰：「兄詩境大進。但『一一鶴聲飛上天』竟為老元偷得，亦是咄咄怪事。」自是生時往來女家，互有唱和。生才女貌，兩相屬意。

是年秋試，生竟獲雋郡中，閱閱家爭婚焉。生俱托故堅辭。父母嚴詰之，則曰：「且待來春聯捷，奉旨完姻，寧不榮哉？撤金蓮炬下玉鏡台，此詞林之佳話也。」其實生意別有所在也。春闈報罷，意緒無聊，匆匆出都，取道山左。夜憩逆旅，解裝小飲，三杯甫罄，醺然逕醉，倦甚，和衣偃臥。忽一僕持刺入曰：「楚相國遣騎相邀。」出則圍人控馬以待。攬轡疾行，有若馳電邁，須臾，已抵相邸。甫下騎，即聞傳呼啟中門。拾級升堂，一老翁舉手相迓，分賓主東西對坐。生視翁銀鬚披拂，貌古神清。亟請姓氏，則固當朝傅相也。生刺促不自安，遽離座起立。翁謂生曰：「請子少安，有事奉告。今歲闈中有割裂試卷弊，子知之乎？」袖中出一卷授生，曰：「此非尊作乎？」生視之，良是。轉詢翁從何得來。翁曰：「言之殊駭物聽。此卷為湖北某生所得，榜出掄元，闈墨既刊，傳誦一時。不意傳入闈中，為小女所見，力辨為尊作。老夫不信，追取落卷，詳加考核，割裂之痕顯然。此事關係甚巨，科場大典，詎容舞弊若此？若一人告，干涉多人，以子之才，何患下科不高奪錦標哉？今特召子來，言明其故。子歸，可置之勿論，保全眾生，無量功德。老夫亦不欲以此事掛諸彈章也。」生唯唯。相國起。生亦辭出。下階失足，遽然而覺，几上殘燭猶明，餘酒尚在。

返里後，偶於書肆覓得會墨，展閱之，三藝一詩，果皆已作也。追思夢境，汗流重衣。顧朝中當軸，絕無楚姓者，輾轉莫解，又不敢以之詢人。時生雖南還，而思女之念，未嘗一刻忘也。告之堂上，特媒灼求婚於徐。不意冰人甫遣，而女姻事已成，蓋即同郡陸氏子，巨富家也。生聞信悵然，若有所失，幾不欲生。繼而憤焉以興，投冠於地，曰：「天既遲我之功名，而復奪我之佳麗，抑何相待之薄哉！功名匪我思存，惟此佳麗，實係我心。性命可捐，死生靡間。曩以有百歲偕老之盟，故以禮自持；若早知有今日，奈何全璧以貽牧豎哉！」

於是負氣出遊江淮間，物色風塵，冀有所遇。惟是尋花問柳，贈芍採蘭，延訪已窮，而迄無一當意者。旋自維揚附輪，舶達漢，懷蘅有夢，而解佩無人，廢然將返。偶出行遇雨，避入古廟中，仰矚神像，似曾相識。翹首思之，良久，憬然有悟，乃即昔日夢中見召之楚相國也。瞻對徘徊，恍惚復入夢境。跌坐蒲團，頹然竟睡。見神像忽由龕下，蹶生曰：「起，起，子意中人至矣。可急走至江邊，第五株楊柳下，維一漁舟，子其速登，放乎中流，見有物觸舟，立拯之起，即子佳耦。子前身為范大夫，鷓夷中有西施，幸尚無恙。子得之，可作五湖游矣。其勿忘余德。」言訖，以手拍其肩，遽醒。踉蹌出廟，視其額曰：「伍相國祠。」乃恍然於夢中所見者，楚國子胥也。

爰遵神示，信步詣江干，果有船在焉。呼漁翁求渡。詰何往，囁嚅不能對。漁翁笑曰：「且請登舟，自有佳處。」問答間，一若知其意者。頃之，江風大作，銀濤壁立，雪山崩，一時江中所有商舶賈蹤，無不檣折楫摧，傾覆無數，斷板碎篷，蔽流而下。而一葉漁舟，容與蕩漾，若無事然。生駭且奇，莫測其故。俄有一物從上流來，既近舟，掛於檣。生令漁翁舉之起，則衾中所裹，赫然人屍也。生驚但欲絕，視之，乃一絕色女子，美艷異常，臉際若泛桃花，猶帶酒氣。漁翁投以藥丸，嘔水升餘，施蘇。啟眸見生，曰：「此何處？豈尚是人間耶？」生乃備述夢中神明指示顛末，轉詢女姓字。女自言：「姓朱，字素芳，楚中巨族也。是日以往漢別業，舟中與女伴賭酒沈醉，竟不知何以至此。」因命生遣人報信其家。

生從之，頃刻間，肩輿已至，昇女而回。女詳問居處，殷殷致謝再生恩。生亦隨登岸。方擬重酬漁翁，而一回顧際，其舟已杳，爰驚為神助。生甫抵寓，女昆弟已來，延生至其別墅，款待優渥。越日，傳會垣顯宦為月老，以女許生，且曰：「季半從鍾建，此昔時楚國故事也。敢援以為請。」完姻之日，騶從赫，所贈奩具，以鉅萬計，道路觀者，嘖嘖歎羨。

女通書史，嫺吟詠。生每視以慧仙所作，言其緣淺情深，往往太息泣下。女笑曰：「慧仙得為富家郎妻，福亦不薄；惟君得隴望蜀，抑何無厭？」生有時繩慧仙之美，女曰：「君視我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君邢孀且，恐未易優劣也。」女曰：「此模稜語，必非出自中心。我必一睹慧仙，自判甲乙，則始信月旦之有定評也。」

是時慧仙已適陸氏，伉儷甚諧。女以雲迎致之，既相見，備道企慕意。女睨生而笑，作桓溫妻語曰：「我見猶憐，何況老奴！」慧仙亦恨覲面之晚。二女之貌，蓋亦在伯仲間。慧仙溫靚而兼纖麗，素芬媚而具旖旎，得一已足以魂銷心死。

明年，生捷南宮，以一甲第三人授編。偶與女話前事，曰：「遲我一科，固無所憾；特不能高踞上頭，作第一流想耳。」女曰：「前科會元，我家戚串也。果竊君文，當令倍以償君。」乃出生文示其兄，命為之從中關說，竟出萬金為酬儀。自此同在史館，頗相得焉。偶值春暮，芍藥盛開，某生招生往飲，酒酣，言及伍相國何以曲為周旋，當必有故。某生曰：「我家世事伍相國甚虔，春秋設祭，數年不懈。前年廟貌聿新，甲於一郡，神之報施，其以此歟？」慧仙恥其夫之富而不文也，納粟為上捨生，促往應試，潛易男裝，代入矮屋中，三場畢，幸人無知者，榜出，竟列高第。

由此有女孝廉之名。生後官至湖北巡撫，興利除弊，頗有政聲。捐廉萬五千金新漢伍相國祠，輪奐華麗，棖桷崇宏，一時罕儷。江上築小廟以供漁翁，香火頗盛，求免風濤者，甚著靈驗。